

2020 年 11 月 15 日，缅甸迎来 2010 年政治转型后第三次大选，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获压倒性胜利。

昂山素季作为缅甸国父昂山将军长女，在缅甸拥有极高威望，与巴基斯坦的贝·布托、印度的英迪拉·甘地的“国父之女”人设如出一辙。缅甸与印巴曾共同作为英国殖民地，这也塑造了今日的缅甸。

缅甸岁月

第一次去缅甸是 1999 年，我还是个孩子，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景洪、勐腊、勐海，经打洛边境进入缅甸孟拉。

那是 1999 年 4 月，正值热带季风气候的旱季，太阳高照、燥热无比。太阳下的中缅边境景色鲜艳、无比灿烂，童年的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色彩还可以搭配得这般多彩，哪怕是一个国家神圣的国门。国门上蝌蚪般的缅甸文字也让我觉得有趣，就像儿童画。

一进入缅甸我就收到一本缅甸当局发的小册子，首页印着一个在我看来长得十分难看、一脸横肉的黝黑男人，他戴军帽、穿军装，胸前挂着堆琳琅满目的勋章，酷热气候下，隔着画面我都觉得他又热又沉。照片下介绍：丹瑞大将、最高领袖。这是入境缅甸后，每个人必须知道的名字。

缅甸国门口有一座戒毒主题

博物馆，介绍缅甸政府在金三角地区打击毒品犯罪、抓获贩毒集团的累累战功。孟拉在缅甸东北部，属掸邦，位于中、缅、泰、老挝交界处，也就是闻名全球的金三角。

比起缉毒，还是博物馆开头介绍的罂粟花更吸引我。红色花朵姿态动人，在英国是纪念一战阵亡将士的象征，在亚洲却成了罪恶之源。

“那边就是罂粟花田，”导游指着博物馆不远处的山坡，“那里种满了罂粟花，是农民的主要农作物。”尽管这家缉毒博物馆一再强调罂粟花的罪恶，可博物馆外却种满罂粟花，还是当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，实在显得讽刺。

“这花这么坏，为啥还要种？”我问。

没人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发现，大人们说的和做的，并不一样。



19.世纪的缅甸家庭

矛盾国度

缅甸是个表面与实质不太一致、充满矛盾的国家。研究缅甸的过程中，我的固有认知不断被挑战，自以为是的的东西也被不断颠覆着。

缅甸现在的国名和某些地名是人为编造的，也就是近 20 多年的事。1989 年缅甸决定通过更改名字来去英国殖民地化，缅甸 Burma 改为 Myanmar，仰光 Rangoon 改为 Yangon。与印度孟买由 Bombay 改成 Mumbai、加尔各答由 Calcutta 改成 Kolkata、金奈由马德拉斯改成 Chennai 如出一辙。

虽曾是英国殖民地，缅甸却不同于英国的其他殖民地。英国殖民统治给一些地区带来现代化发展，例如新马、香港，却并未惠及缅甸太多，缅甸经济依旧落后；

英语虽普及于印度、新马，在缅甸却很微弱。

印度、巴基斯坦是英国殖民者造就的国家，缅甸却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，有完整的制度、王室和国家机器。

对这种已存在千年的古老国度，殖民者要付出代价。英国通过三次英缅战争的不菲代价，才吞并缅甸，其中第一次英缅战争是英属印度历史上最长、最昂贵的战争。

1885 年英国将缅甸并入英属印度，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，到 1937 年缅甸才脱离英属印度，成为大英帝国缅甸本部。与印度合并的历史导致人口交换，不少印度、孟加拉人移居缅甸，成为日后罗兴亚人问题的根源。

多民族、多宗教国家

虽然缅甸有蒲甘的万塔之城或金色佛塔，但这只是宣传片里的片面一角。缅甸其实是个复杂的多民族、多宗教国家，包括缅、掸、孟、克伦、克钦、克耶、华、罗兴亚等民族，大部分信仰小乘佛教，克钦、克伦人信基督教，罗兴亚人即印巴穆斯林，信伊斯兰教，还有小部分印裔缅甸人信印度教。

缅甸可谓中国最铁的伙伴，但在许多想当然的历史上，缅甸又颇颠覆想象。

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，即抗日战争上，缅甸态度微妙。国父昂山将军起初并非

抗日分子，而是抗中分子。1941 年，中国支援英军在滇缅抗击日军，也就是入缅作战三年三个月的中国远征军，对手除了日军，还有昂山领导的缅甸独立军。

二战时，昂山借助日本法西斯驱逐英国殖民者，并与日本合作，1943 年成立日本傀儡政权“缅甸国”，中国国民政府拒不承认，却获汪伪、伪满承认。二战后期见日本败局已定，昂山再倒戈抗日。中缅印大战虽歼灭日军 4.9 万，中国却付出 6.7 万伤亡的惨烈代价，其中 3 万人在缅北撤退中死于热带雨林瘴气和瘟疫。

被中国视为国殇的入缅抗



19 世纪油画中，穿着缅甸和印度服饰的人物

缅甸：矛盾国度与缅华旧事

□ 劳拉申

日，在缅甸人眼中却是另一种描述。缅甸掸邦朝廷出逃的公主 Sao Sanda 在自传《月亮公主：掸邦记忆》中回忆中国远征军：“在缅甸无恶不作，所到之处烧杀掠抢，与日军一样。”这种描述当然不能令人信服。

政变上台的缅甸军政府之所以能长期执政，与中国的支持分不开，但奈温上台后就把刀对准缅甸华人，关闭华文学校和报纸，掀起排华浪潮。

昂山素季标榜的民主也只是选择性民主，并未适用在罗兴亚人身上，不承认罗兴亚人为缅甸民族，采取高压手段，造成难民人道危机。

缅甸的矛盾纠结，归根结底在于作为大国夹缝间的小国，为生存而摇摆。若抛开国家立场，从人的角度看，这种悲情挣扎，在缅甸历史人物吴素身上尤为突显。

关于吴素的记载不多，我在回忆录《月亮公主：掸邦记忆》中读到她，感叹于他的两次漫长又悲情的旅行。在缅甸－英国往返旅程，经历剧烈转弯，突变为始料不及的漂流。

1941 年 12 月吴素去英国争取缅甸民族自决，被无情拒绝。失望的吴素 12 月 29 日到葡萄牙与日本法西斯谈合作，不想情报被英国掌握，1942 年 1

月 12 日吴素在巴勒斯坦被英国逮捕后送往乌干达囚禁三年。一场怀抱希望的短期旅行，以流放非洲、成为阶下囚的三年之旅收场。

出狱后吴素没有放弃，1947 年他再次远赴英国，争取民族自决，终于顺利返回缅甸，想不到等待他的是更悲情的命运，6 个月后昂山将军遇刺身亡，死因至今存疑，吴素被公认为刽子手，1948 年被执行死刑。

吴素的两次旅行分别以囚禁和死刑为终结，尽管为民族自决奋斗一生，最终以小丑形象被历史遗弃。

缅华往事

缅甸是东南亚国家中华人较少的国家，缅甸华人以云南人为主，部分是福建、广东、客家人。华人虽然在当地经济地位较高，却不像印尼华人、菲律宾华人那般显著。

虎标万金油大王、星系报业大亨胡文虎生于缅甸仰光，港姐朱玲玲也生于缅甸。

除了少数声名显赫的华商外，缅甸华人的另一种存在是大毒枭和军阀。罗星汉、坤沙是活跃在金三角的毒枭。彭家声是果敢军阀，果敢世袭土司杨氏，始于在缅甸落脚的南明小王朝，家族世代作果敢土司到 1959 年。

还有一批华人徘徊在被遗忘的边缘，也就是中国内战中溃败缅甸的国军。1949 年国军向云南、缅甸撤退，继 1942 年远征缅甸抗日，又一场远征缅甸的旅途开始了。

这回不是抗日，而是“反攻

大陆”，却再也没有抗日远征那般被国家纪念，而是沦为流亡者，不仅反攻大陆无望、不能回家，还被英军和缅甸国防军围攻，他们两次击溃英缅甸军队，招来联合国谴责，也不被台湾当局承认，成了无家可归的异域武人。

台湾导演朱延平的电影《异域》将这段真实历史搬上荧幕，电影分 1990 年和 1993 年两部，集合了内地港台一线全明星阵容，可由于题材当时在两岸皆敏感，没有大红大紫，但罗大佑演唱的主题曲《亚细亚的孤儿》却是广为流传的经典。

1953 年缅甸境内国军一部分撤入台湾，在眷村安顿。今天在台北桃园眷村有不少缅式云南菜馆，这种失传的独特口味只有台湾能找到，对应的正是缅甸的滇系国军撤台的历史。

“米干”是台湾岛内云南人的独特风味，这些从缅甸入台

的滇军及家眷，讲着西南官话，相当一部分是云南回族，他们聚居的地方除了滇味菜馆，还有清真寺。

台湾“渡海一代”垂垂老矣、纷纷离世，然而缅甸历史并没有被年轻一代忘却，台籍缅甸裔导演赵德胤是电影界少数以缅甸为拍摄主题的导演，拍摄了一系列涉及中缅边境、缅甸华人的故事，保存了记忆。

柯震东主演的《再见瓦城》讲述缅甸华人到泰国打工的故事。纪录片《归来的人》讲述在台北打工的缅甸青年回到缅甸的故事。

缅甸的矛盾冲突，亟待解决，军方、少数民族和经济发展问题始终是缅甸面临的最重要的三个主题，已 75 岁的昂山素季将带领她的人民走向何方，还需观察，但民盟的胜利表明缅甸不愿再走回头路，只会向前进。（选载自《环球星球》）

